



山西文史資料

1/99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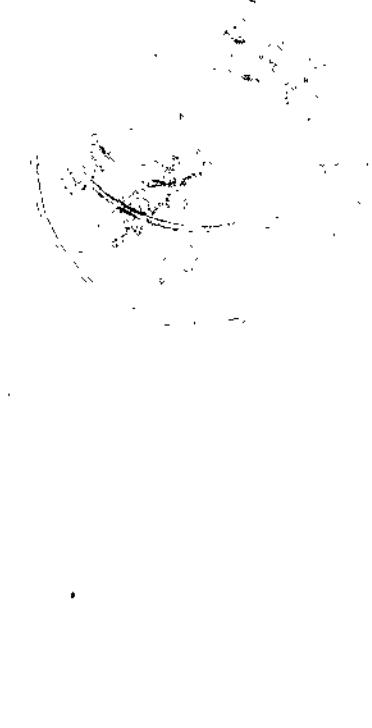
1999年第1期

(总第121辑)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张爱国



ISSN 1004-5910



9 771004 591009

10>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21 辑

1999 年 1 月 15 日出版

主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出版:

印刷:山西省应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国内外:
发 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电话:3045471、3115、3118

ISSN 1004-5910

邮编:030074

刊 号:
CN 14-1023/K

定价:6.00 元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456/13

顾问 姚奠中 李黎源

主任 赵政民

专职副主任 解宪卿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丹保安 任国维 乔志强 赵望进

贾鸿鸣 聂嘉恩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马山明 尹世明 王艾权 王彦平

王书福 田树苌 田斌文 卢润生 刘忠伟

孙丽萍 戎晓峰 刘胜章 刘大淑 张万里

刘存善 任铎夫 朱珠 刘谷 强科

李桂琴 李可风 李夏林 李富强 张安发

李茂盛 杨小池 李玉印 宋富国 张正智

吴体刚 张平 张印苏 张爱国 塞金

张志安 张风山 张清 张全胜 利鸣

孟昭民 周典 张周志 张武胜 智鸣

祝大同 贺宏 郭清 行杰 高凤鸣

高春平 耿德 郭真 陶正刚 閩全智

徐亚东 崔俊 郭刚 谢克昌 魏鲁

董维民 恒 淳 昌 董耀章

主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王书福

编委 周志清

本辑责任编辑 张爱国

目 录

日记摘编

- 冯玉祥居晋日记简录 李夢源(1)

创业初记

- 回忆创办《太原日报》 刘江(69)
往事回忆 白修文(81)
难忘的岁月 薛蕊(89)
小事琐记 翟仁武(104)
创办《太原日报》的前前后后 郭家仪(109)
《山西日报》在烽火中诞生 张春荀(113)

名人与山西

- 刘少奇同志在安泽 尚先读口述 速丁艺记录(118)
蒙哥马利在太原 杨建峰(121)

峥嵘岁月

- 周士第副司令员在太原前线 王莫真(125)
战火中的往事 刘邦昆(138)

勿忘篇

侵华日军在山西放毒投毒大事记 叶昌纲(150)

金融票号

抗战时期的西北农民银行 郝建贵 郝 品(162)

戍边漫忆

忆阿里的战斗生活 郭文举(171)

悼念乔志强主任

乔志强教授生平 本刊编辑部(187)

冯玉祥居晋日记简录

(1929年6月——1931年12月)

李蓼源

1929年至1931年。中原大战前后，冯玉祥先生为联合阎锡山共同讨伐蒋介石，于1929年6月莅晋与阎共商讨蒋大计。在晋期间先后在太原晋祠、傅公祠、五台西汇、建安村等地居住。并在日记中详述经历情况。1930年3月，冯返潼关、郑州、新乡等地督师后，日记则多记冯、阎合作反蒋过程、电信往还、款械补给、军事进展情况。1930年8月，阎、冯联合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初，另立“国民政府”，推阎为主席，汪、冯和李宗仁等任委员，与蒋南京政府相对抗。同月18日，张学良改变观望态度，发出拥蒋通电，派军入关，占领平津，使混战三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初，阎、冯在大战中失败。阎出走大连，冯则随二方面军入晋。继在曲沃、绛县、汾阳峪道河等地居住。直至1931年12月26日离并，前往京沪。此时先生日记对山西地方情况颇多记述。惜1930年最后两月，先生日记缺稿，实史之憾也。冯为人豪爽正直，勤奋学习，痛恨蒋氏，热爱人民，忠于国事。中原大战前后，其日记观点明确，言简意赅，特别与阎之交往、对阎诸多心态、认识与评价，叙述尤详，跃然纸上。为使后人了解冯、阎倒蒋此段历史之真实情况，乃于公暇简录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冯玉祥先生此段居晋日记于后，作为我晋史学工作者研究中原大战史之参考。

(1998年6月1日谨志)

1929年

6月22日

下午2点会李晓圆先生，旋出，会关师长福安及薛岫青老先生。

晚宋、刘、石等来电称：接沪讯，蒋有检阅津浦路军队后，赴津转赴太原晤阎之消息。

6月23日

9时，会陈副官长，请其准备一切，于明晨4时赴太原，因阎总司令已派徐次宸来接故也。（接：次宸即徐永昌）

6月24日

4点起，略进茶点，即偕德全登车。同行者计有阎夫人、徐主席、朱参谋长、李晓圆先生，及随员等20余人。6时，由运城出发，沿途欢迎者甚众，均下车致谢。正午，抵临汾，第四十师全体官兵整队出迎，即下榻于东关棉业公司。本拟前往尧王庙一游，因闻阎总司令已抱病至介休欢迎，遂与李晓圆同车续行，到时已晚8时矣。（接：德全即李德全）

6月25日

早7时，乘车与阎百川向太原北进，途经平遥、太谷等地，备受各界欢迎，愧何敢当！11时，车抵太原新南门外，商启宇、熊式辉、贾景德、荣鸿胪等来迎，遂下车致谢，并依车摄影一幅。即偕百川直赴总部东花园。下午2时，由郭交际主任导引至城西40里之晋祠行馆下榻。（接：商启宇即商震）

6月26日

10时，阎总司令偕夫人、公子等来访，与谈：大同煤油矿，经营数年，现已失败，殊为可惜。

6月27日

8时，会商启宇。午，令邓哲熙赴车站接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诸先生。

6月28日

早8时会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诸先生。

10时，会餐毕，偕游晋祠。祠内祀晋国始祖叔虞母。院中松柏参天，老树横斜。有一株相传为周时物。继游洗耳洞，泉水潺潺，清可鉴人，摄影后与吴等握别。

6月29日

10点，会阎百川先生。继会马伯援先生，谈预在东京租赁房屋及上船后应如何答复新闻记者等事宜。

6月30日

11时，孔庸之先生来，送醋、绸等土产物十数种。继会徐次宸先生。（按：孔庸之即孔祥熙）

7月2日

午孔庸之先生派人送咸菜、果子、西瓜两篮并大洋5000元，果子等均收下，银元全数退回。

7月3日

下午5时，会刘郁芬、邓哲熙等，与谈：一、蒋、阎现在北平，一个非走不可，一个非留不可，正在相持中。二、阎出国问题，一方面为顾全信义，一方面亦知收拾四、二两集团军后，非收拾三集团不可，所以出国意志似颇坚决。三、留阎全为掩饰全国耳目，因为全国只四个集团军，现四集团已打倒了，二、三两集团首领再一同出国，于面子殊不好看。

7月4日

11时，接阎百川先生来电，谓因胃病发作，已入法医院诊治，所定赴日之南岭丸已展期，请在晋稍候等语。即令邓哲熙、张允荣赴平慰问。

下午4时，会王鸿一先生，谈：一、阎百川先生新旧知识都很充足，唯精神较差，故推动力太小。二、蒋介石先生此次北来，使他为难。三、张学良先拟入关，因张作相劝以勿蹈其父覆辙，现已中止。

7月5日

8时，会刘郁芬，谈：一、北平设陆海空军行营，凡事以命令行之，故阎决放弃平津，退守山西，商主席亦电请辞职。

7月6日

9时，会徐主席次宸。与谈：国家平然后能安。北伐时，二、三集团已打下北平，又添一、四集团及中央军，更收编土匪，扩张势力；至西北老百姓饿死多少，不但不管，反把赈款扣了，这如何能安呢？

12时，会孔庸之先生，谈：我此次出洋，一因有病，拟先到东京诊治；一因自己行伍出身，政治知识太差，拟到欧美相当地点读书，过过学生生活。

下午2时，会赵丕廉、王鸿一、刘郁芬诸先生，谈阎百川先生的意见是，去则同去，留则同留，二、三集团的军队，此后在精神上、形式上均当打成一片。

7月7日

下午2时，孔庸之先生派人送土产物数种，因题团扇一把以赠之，文曰：“红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刀割，大人先生把扇摇。”

7月8日

下午2时，会王鸿一先生。谈：一、百川病渐痊，三、五日内即可返晋。二、赵次陇以为非孟子的主张不足以收拾中国，并不足以收拾全世界。三、一个民族要生存，必定要有一种独创的政治。

四、中国自秦汉以后，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所以愈闹愈糟。山西办村政设区间等长，即为挽救此弊。年来收入增加，成绩卓著。王、山西办理村政，是本孟子学说，直隶办理村政，是本《大学》主张。（按：赵次陇即赵戴文）

7月10日

下午9时，会李德邻代表何民魂及吴光阶，谈：一、何成浚在北平命令阎总司令及商主席，骄妄已极；每夜打牌一输辄数万元，在下要人不参与者反受其指谪，真比北洋军阀还坏。（接：李德邻即李宗仁）

7月12日

10时，会阎百川先生。伊谈：俟队伍收拾有头绪，决一同出洋。余在晋不宜久住，阎如办理编遣，余即先行出国。

7月13日

9时会马伯援，示以赴日事，俟与阎会商后，再行决定。

下午1时，阎总司令馈送夏布、凉席、茶叶、果子等物多件。

7月17日

9时，会李晓圆先生，谈：一、百川须编遣后始能成行，现值时局变化，本人如因候阎，长此驻晋，外间定有飞短流长之事。二、百川不过为顾小信计，坚留本人候伊同行。但时局至此，大义不能不顾。况本人早走一日，阎即少一日累赘。三、余赴日一切均准备完好，请百川放心。走时由晋至塘沽间，请他帮点忙就得了。

10时，偕德全及二女游晋祠。古松斜倚，清泉缓流，诚佳景也。嗣拾级北上，参观百川特为余设之避暑所。放眼南眺，禾稻万顷，苍翠可爱。而韩信岭、汾河湾历历在目，胸襟为之一畅。稍憩返寓。

7月18日

9时，偕德全往塔院观塔。塔凡七层，高十丈许。由内攀登，俯视全镇，了如指掌。亦晋祠镇古迹之一也。

7月19日

10时，陈继淹来，报告驻晋办公处已成立。

7月20日

赴日事正在准备。因百川由平回晋时对我说：“大哥你如不等我，就叫我人格破产了。”所以我马上动身，未免与百川面子上不好看。

晚，同德全及王女士坐屋顶月台乘凉，听晋祠唱戏。与谈：乡间演戏重教化，城内演戏重营业。

7月22日

今日为晋祠大会正期，香火甚盛，到会者达万人以上。乡民终岁劳动，借此稍事娱乐，熙来攘往，大有和平景象也。

10时，命张岚峰送宪兵连大洋200元，酬连日警戒之劳也。

12时，令陈连富与戏班交涉，请续唱戏一天，借以谢答县长及招待处人员。未谐，乃将戏款200元捐入当镇小学校。

晚10时，赴戏院，屢坐人丛中观戏，所演者为《狐狸缘》，盖迎合乡人迷信心理、无教化之坏戏也。

7月23日

12时，太原县长屠孝鸿、第四区行政长王荣桂及小学校董孙恕、胡国佐、张在坦来谢昨日捐赠高小200元款项。

6时，会李晓圆、邓哲熙，谈：百川恐编遣事三月无结果，拟提前出洋，留我暂候。

7月24日

11时，刘定五先生自沪来，谈：一、蒋先生未来平前，京中多虑被阁扣留，力加阻止。及到平，竟盛谣已被扣，加之陈调元、方振武又有直取南京说，致杯蛇市虎，人心惶惶，各要人眷属，均纷逃上海。……阁之态度，不主张作战，只要有种办法他就干，但不赞成改组派。余在介休与百川会面后对百川说：“此后二、三集团合面为一，你负善后之责，不应一同出洋。”百川说：“现在时势，十之六

七不能容我，其部下则一百二十分不能容我。此时不走，将来想滚且也滚不了；将来如果国事有可为，我们再回来也不为迟。”

商主席来晋祠说，到北平后，凡良心上要说的话均不能说，凡良心上要做的事均不能作。何成浚每天找打牌，一夜就输两万块，谁不去就骂谁。以前说奉军军官坏，何比奉军军官还坏八倍。

当 16 年蒋下野时，京中开会挽留，李宗仁先生说，他如果要走，就请他休息休息。后来我同阎联名打电报，请其回来主持国事，我们咸愿听其驱策，借早完成北伐大业。讵料铲除异己造成几次内战，现又不惜牺牲挑起外战。我们和牛皮鼓一样，谁想捶就捶，可是越捶越响。

7月25日

午餐后，薛笃弼来……可速会商购办赈粮，并请阎总司令设法运往陕甘灾区。

7月28日

孙良诚在陕州，则因粮秣缺乏，大起恐慌，因告以阎总司令因见本军粮饷困难，已允先拨一万袋洋面以资接济。可速设法运请分配。

7月29日

11 时，偕刘竹坡、谷九峰往晋祠，游观难老泉、洗耳洞及 3000 余年古柏后，至待凤轩坐谈。

12 时，在伴桐亭会王开化。

下午 5 时，会邓哲熙、陈继淹，告以阎对编遣官兵有抚恤费，可剪报寄宋主席。对此问题，又须与阎商一同一办法。

6 时，徐次宸来转达阎意，谓无论如何困难，最低限度二、三集团总要一律看待。

7月30日

嘱邓哲熙函阎，请派汽车由榆次转运购难到陕。

7月31日

10时，偕德全、弗矜等往晋祠伴桐亭乘凉。阅本国史。

8时，邓哲熙来报告：谓购粮运粮均无问题。唯须请阎总司令转电平津当局保护，以完手续。

8月1日

现在一面须与阎切实联络，使二、三集团打成一片；一面须与中央接头，使粮秣款项都有着落。至对军队须要从主义上严格训练，使成为民众的武力，才能立得住脚。

8月2日

自今日起，每晨请王开化讲经济学二小时。

下午3时，会魏宗晋，告以：阎现发行公债300万元，预备赈济灾民。

8月6日

11时，李殿林来，为言余向过平民生活，一无所积。此次过河，将所有书籍衣物全行送人。此间一切都是阎总司令招待，人皆笑我以总司令讨饭吃，然我殊引为光荣也。

8月7日

二集团将来政策，第一要助阎，第二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

8月8日

8时，会刘军长汝明，为言阎能在晋多年，全因地形险要。

8月9日

10时，赴晋祠散步，见泉水壅滞，乃捐洋200元，命老道雇工挖浚。

12时，赴城南里许之陶然村游览。

8月12日

12时，会刘定五、李晓圆，谈：阎谓反蒋运动，本人可在暗中帮忙，绝不出名，且不赞成国民党左派办法。这种论调，亦未必尽然。

8月13日

午后6时，邱斌来。告以报载商启予调山西主席，徐次宸调河

北主席。商请病假赴津休养。究竟内情如何，请赴启予处一谈，并代候病况。

8月16日

8时，百川来谈，军饷困难，三集团兵变不少，大同最近又哗变两连云。

8月22日

昨夜因德全产一女，通宵未眠，天明方就寝，迟至正午始起床。

阎夫人得讯来晋祠致贺，并赠礼物多种。

8月23日

12时，李忻、张允荣来，谈：一、商启予在河北提倡兴中会，颇受各方攻击。阎恐商另有他图，故调任山西主席。商拟辞去一切，秘办党务，只因怕阎走后三集团分家，自己不能参加，因此决意来晋就职。二、中央谓平、津无党，并知在商震领导下之兴中会活动甚力，别有意图，故阎此次调商正合其意。三、阎态度稳重，不肯冒险。倒蒋本所赞成，但决不为人先。

4时，会刘纪襄，谈：倒蒋事，我主张有血性、有良心、为国家、为人民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8月24日

11时，会刘骥等谈：阎前天说最近因饷项困难，大同兵变两连，某处亦哗一营。而政府只说二、三集团，占地数省，尽有钱用，却不说他发3亿4000万公债尚感不足。山西素称模范省，但财政困难，市政萧条。现总部结束，共亏山西银行3000万，致晋票待兑，金融紊乱，此皆兵多之患。

8月27日

12时，会石敬亭、门致中，谈：按坏的说法，阎先生是滑头取巧；按好的说法，阎先生真能心气和平。我们直截的办法，在甘肃、青海当土匪还可以，办国家事怎成？阎以士官生而能如此有涵养者，乃因当省长时，每天请赵次陇等讲学，自己刻苦研究之结果。

至南京此次对俄，仅凭血气之勇，遂致引起战祸，是乃心气欠和平也。

下午2时，会李忻等，告以阎已批准续借面粉两万袋，作本军给养。

4时，刘骥来报告，政府意须俟点验后始拨维持费。但陕、甘交通困难，点验需时甚久，且天气渐寒，冬衣费用急待筹措，已面请阎致电中央代催。并谓阎谓中央将铁路、烟、酒、煤、油各税全行收回，顾又毫不接济地方，言下颇为忿恨也。

8月28日

下午2时，会李德邻派来之代表某及刘某，谈反蒋实力，四川除刘湘外，其余均可加入，湖南、广东亦可响应。湖北有二师二团，安徽有一师，江西有一独立旅，此外尚有方振武、曹万顺、夏斗寅等。唯须有相当组织及办法，并当开诚布公，协力作去，否则仍非失败不可。并须告以加是真为大多数民余谋幸福则可，如为少数人谋权利则不可。此点极为重要。若不明白这个道理，心中稍怀私念，则蒋倒之后，仍免不了许多纠纷，故在举事之先，即当把为民众谋利益为国家图建设的要旨，预为声明也。

8月29日

10时，会徐次宸、刘菊村，与谈：一、对时局我们并不想打倒谁或拥护谁，不过我们也是全身一块肉，身上有病自己便感痛苦，所以不能不想法解除。南京不仅对党务包办，军事亦然，如此次对俄事，在平开会时，阎总司令亦曾到会，但毫未提及。现又在德购六师军火，这还是预备裁兵耶？我们革命的结果，竟不幸而成功专制了！二、财政方面。南京开口便说，他只有江、浙两省，其实前次发行3亿4000万公债，别人一文也没使；此次又发7000万，都是以全国税收作抵，专用作购买他人军队之用。三、蒋有次发怒，对古应芬说：熊式辉是革命军人，决不会卖烟土，如果卖烟土，你就枪毙我。古说：各报都载此事，舆论不能不顾。蒋说：什么是舆论？我

给你 200 万元，办 20 个报馆，全成了你的舆论了。如此盛气凌人，休说办国家大事，即办自己私事，亦未有不出乱子者。四、宋子文谓黄河以北无革命者，所以阁屡打电报索编遣费，彼全不复。五、政府将军长、总指挥全行取消，又不准军人兼省委，乃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办法也，然岂知宋南渡后，给金、元当儿皇帝、孙皇帝，人亦不要耶？现日本及俄国都有军区，日本小于中国，俄国大于中国，而中国不如是办者，岂一人所能了当全国事耶？六、陕、甘军队无衣无食，恐有人利用机会派人在内造谣，诬百川为宣抚使而不管，百川现应电南京，说明给养困难情形，请其直接办理，借以试探其真态度。七、南京对编遣事，每日在报纸上大吹特吹，其实对死者及伤者抚恤金非钱不行；西北军队吃苦耐劳，无钱亦不要紧相搪塞。再催，便说革命还要钱吗？官兵同我们拼命流血数年，即令从此遣散回籍，不怀觖望，然我等自问良心，如何能安？请转告百川，人家遣后我们再遣，亦不为晚，勿徒自寻苦吃也。

9月1日

9时，会王者霖、尚德胜，谈晋祠古迹，其中如唐高祖起兵于此，进攻长安，铲除荒淫无度的暴君，尤为在历史上具有价值之事也。

下午 7 时，张允荣来，报告阎总司令亦认清蒋之横暴与祸国殃民之事实，故极端赞成倒蒋，但不出名。此为阎先生之传统政策，本不足为怪也。其实，吊民伐罪名正言顺，就是失败了也是光荣的事，不必存若干无谓之顾虑也。

9月2日

查良钊来，报告蒋此次对俄，一方面为转移国人视线，使一致对外，以延长自己政治生命；一面为预备牺牲东北军。前此蒋用武力消灭四集团，用阴谋分化及经济压迫二集团，用命令压迫三集团，今次复想利用外交，牺牲东北军。如此干法，殊非开国气象也。

9月5日